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畏齋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畏齋集卷三

元　程端禮　撰

序

孫先生詩集序

古詩三百豈皆聖賢之筆哉庸夫匹婦之辭往往雜出乎其間然更千百年莫有過焉者豈非以其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哉夫古人之心易直而質確故其形於言也簡淡而和平忠厚而慮深故其寓夫意也婉婉而

悠長不求其工而發乎情之不得已是以命辭不勞而自成不思而自得嗟嘆淫佚而諷詠之際善者有以興起善心惡者有以懲創逸志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必用之而不可缺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蓋有賴焉後世之詩辭非不正也旨非不深也趣非不遠也率不過剽竊陳言綴緝綺語以誇一時而覬後譽甚至擁被而卧三年而得一聯者窮畢世之力而遂為無用之物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邵子所謂

删後無詩者信哉愚嘗究其末流之弊以為詩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五言五言變七言其後又變而為律琢而為詞故詩至七言而衰律而壞詞而絶矣何則騷作於屈子雖其憂幽憤怨有戾中和然皆出於懇惻之誠五言有梁昭明選雖其出處不精薫猶雜植猶平易而近古若七言則或馳驟放肆或刻巧不醇以至乎詞則輕浮淺薄華靡淫蕩不惟無用又有以鑿人之性故曰詩之絶也然五言之近於古者自淵明迄於李杜而已

以韓歐蘇黄之雄才尚不離令人語况其餘哉夫以文華之士所尚如此而詩體之變壊又如此宜其愈工而愈無詩歟盖千餘年朱子既出而古詩之遺意復見朱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自朱子没幾百年而後有孫子焉其學推周程張朱以接乎孟子自明而進乎誠由孝弟以盡其性主乎敬以求至不愧不怍之地是以其詩從容不廹庶幾朱子之風焉某後孫子六年交而後師之講誦餘力以詩自娱

猶懼玩物而喪志也作詩見諷愚以是益信孫子非求工於詩者其發於性者歟其有用於世者歟覯者非可以言語求矣孫子名叔會字友仁年三十二

道士吳友雲集序

余少嗜學詩不得法或曰當如優孟學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皆叔敖可也即取名家詩晝夜讀之句擬字摹以求其似如是者數年非獨自喜以為得或者亦謬許之矣先生長者見之曰噫是三年刻楮之智不亦固乎

古人一家篇句聲韻風度老少自不能似謝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歷元和諸家各不相似今愈求其似將愈不似縱悉似焉還之古人則子無詩矣能名家乎余爽然自失曰然則奈何曰學詩如學仙時至則自化在為之不已焉耳余念儒者之學有大於詩者千萬烏能畢世為是以俟其化故棄之三十年不作一語甬東吳友雲隱老氏學靈仙飛化之術為詩外百事而得以專故詩之化視其學昔與余同時學詩詩過余十倍者近

十年間又悉以科舉廢惜不得觀其成令友雲天獨厚其嗜俾得專且久以俟他日使人讀之如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者必友雲之詩也夫

喜雨詩卷序

至正元年四月不雨溝澮揚塵田疇坼兆苗之已蒔立槁未蒔失時四明郡守王公宿齋戒躬率僚屬致禱於神即日昭格陰雲四合雷雨大作槁苗勃興郡人歌舞咸曰有秋之望由公之賜又曰公之蒞政方六越月以

公廉為本而懷愷弟之政春仲時勸農首興水利嚴瀦泄之備先是颶風歲饑公既為萬民請濟即捐俸勸分續食凡為民利知無不為是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者矣宜其有禱即應捷於桴皷也余曰是固然矣而猶未究感通之所以然也葢中和位育天人無二理況郡守實古諸侯有千里人民社稷之重寄一念之興上通于天果能致一身之中其力之所至自足以致封内之位育他人昧焉而公能知之故其功效卓卓如此也

咸曰然學校之士為歌詩以志喜

慶元鄉飲小録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牖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于郡縣葢以道德齊禮莫重于斯廢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産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

遂甲他郡舊録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耑簡徇俗寖失經意乾没租入太守蠡吾王公元恭之至敦教化移文諮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巢之合奏閒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

王公可謂知為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與行事之末敬序小録之首云

江浙進士鄉會小録序

至正十一年春天下鄉貢進士雲會于京師羣試于禮部于時江浙行省與計偕者四十有三人前舉二人由胄監者六人既試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師者相率持金錢具牢醴張國西門内咸宜里之榮春堂以燕勞之喜國家之得賢樂郡縣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乃

二月九日春和景明道無流塵襜衣峩冠車馬闐咽主賔升堂揖讓有禮斑白在上俊彦就列杯行樂作氣酣情孚服軒冕者不以崇尚自矜被韋布者能以德義相尚雍雍愉愉懇欵深厚有古鄉飲酒之遺風馬及暮而退皆曰我國家設科以來聲教洽海宇江浙一省應詔而起者歲不下三四千人得貢于禮部者四十三人而已出於三四千人之中而立乎四十三人之列雖其知能得失有不偶然蓋亦難矣唯其難也故喜之喜之故

樂之接之以情辭合之以饗禮期之以爵禄望之以勲庸是豈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哉斯會也不可以無紀廼悉叙時人姓名字邑于編以為江浙進士鄉會小録

燕臺嘯詠序

吳君仲雄之始來京師居佛寺中蕭然一室人未有知者偶作墨龍壁間風雲生于倏忽雷電興于白晝見者驚異以為真龍之窺室也于是京師之人咸傳吳君墨

龍而吳君不自以為能也余聞其名久與四明倪子靜過之援琴為余鼓樵歌徵聲清切泠泠乎太古之音淵乎其若思忽乎其若遺轉而為宫聲舂容而重遲則清都之操是已坐客大悦于是又知君之能鼓琴也余竊樂之請學焉君授予忘機然予蚤衰心手扞格雖成聲終莫能得其妙當是時京師之公卿大夫四方賔客與其貴遊子弟之造門者唯琴是聽不知其又能為詩也余一日于几上得小詩數首問而知為君之作求其餘

則皆棄其稿矣盖吴中士君子多工于詩君自視不如故漫不以經意殊不知詩本性情政不以雕琢組織靡麗為工乃所以為得也何可及哉因搜其稿得若干篇以示豫章塗叔良叔良稱其能既和其古詩十首又為手録一通題曰燕臺嘯詠以授之余為之序嗟夫人有一材一藝不自矜衒以求知于世者鮮矣况多能哉余與吴君遊三年未始知其能為詩則其所緼蓄有過于詩者余固不得而知也不得知則雖多才多藝亦何以

知吴君哉使吴君得行道于時臨民而施政其不干譽以取名也審矣余故叙其詩而論之以告夫欲知吴君者吴君蘇之嘉定人名元英令襲父祖爵為海道千户云

東巖王公集後序

右東巖先生王公文集若干卷余為校正并以私篋得公詩五篇集中遺者補焉叙之曰大德四年春公宰廣德之建平余幸得備員邑庠凡其學道愛人之政得於

目擊者為詳公于書無所不讀才識高明而剛正志操
公廉而仁厚為政以洗冤澤物為先立教以明倫習禮
為重先是戶無定名田無定數令民粉壁自實就收草
檢為冊民不敢欺而賦役自此均察詞訟變易於吏手
積年不決公判狀令自勾至則立剖庭無留訟獄為之
空舉行開荒例勸民築濵湖地為圩田使貧民得耕以
為己業遇旱絶淫祀之禱嚴社稷之祭有求必應兵卒
放鷹牧馬鄉落小民被其横斂無告公給官印葉空簿

付社長令凡有取於民事無大小必書一月一報兵卒見簿望風遠去民得以安雖古循吏之政不能過此者舊咸謂邑宰之有實在人心者百二十年間得二人焉前有施公德懋後則公也士久習浮靡剽竊之文公諭令明經學道必宗朱子風俗丕變三十年間後進知讀書之法休沐之日領文雅好脩之士泛郎溪登赤山飲酒賦詠動成卷軸畫詩書民間稱三絶得片紙持去傳以為寶嗟夫建平江左小邑赤山郎溪亦未嘗名聞四

方蓋以公之流風餘韻藹然被茲邑去之三十年思之者深跡其舊故溪山之名亦得以著鄒湛所謂羊叔子之名當與峴山俱傳者是已公位不稱德而卒令其季子元戴居攬轡澄清之任繼洗究澤物之志天之所以報之者豈必三槐之植而後驗哉某受公知愛最厚又辱與元戴讀書赤山精舍者有年俯仰之間已成今昔幸得復讀遺編不勝峴山之感豈惟公之儀型不可復見如某之得在當時為樽前之鄒湛者亦已老矣嗟夫

寶林編後序

寶林越之名刹也倚山而並湖雄跨一郡飛來峯上有塔數層高切雲漢遠覽江海神靈之迹詭異之觀照耀耳目四方之士莫不遊焉今御史府移治於越而主山僧講師别峯同公又有道德能文章好賔客故遊者滋衆去年冬余以王事過越望其塔心竊樂之不暇登也頃者屏跡江干師以扁舟邀余宿方丈會足有疾又不得登是塔窺鰻井嘯歌槃翠之軒以寓遊觀之目焉既

而得師之弟子泰來所録寳林編者讀之則前之所願遊而不得者歷歷在目矣不徒見當時之盛又若親見古人輯杖屨而與之上也不徒覩文辭之富而佛氏之元機妙用深宏簡密載諸經律論疏者亦可得而畧聞也故嘗以為天下之名山大川前王之宫先賢之宅不歸之佛氏則歸之老氏故二家得托以為重文人才子又相與鋪張而羽翼之其徒率多魁奇卓絶之士得有所藉以奮而道於是乎久傳亦理之宜無足恠者況許

元度房次律之事不偶然乎余以越之山川雖不得一登覽為恨實喜寳林之有是編也故書之告夫欲遊而不得者覩是編如游寳林焉至正戊戌二月之望

張克寛義聚序

昔者聖人制五服禮有親疎隆殺之節而其情則無窮也父而子子而孫孫而曾曾而元以至而仍而雲猶木之根幹枝葉一本耳然五世而服盡者非聖人恝然也以義割恩使人可繼云耳非人之情盡於服也聖人懼

人之情盡於服也於是治大宗小宗之法以屬之自大宗小宗之法行而人知己之所自雖踈而親雖遠而近而風俗厚矣余助教國學伴讀張生克寛偕兄子汝遴從予遊嘗詢其家世則曰緦服外猶同居共爨餘百口無間言余矍然曰是知一本者歟知服有盡而情無窮者歟余聞培其根者枝益蕃厚其本者末益衍張氏之自厚如此吾知其發於二生也然余有規焉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傾者覆爾祖若父培之

在上繼其志流其澤不在二子乎二子勉乎哉

送宋主簿詩卷序

泰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安宋元禮主江寧簿得代且行大夫士出餞為歌詩頌公之美謂余曰江寧號難治公之來縣長以贓敗令望風觧印去公獨立守益堅政益舉威行愛孚縣以治稱余曰子未知公建平之政也延祐間公以儒試吏尉建平以己之不欲弭盜民閭外戶幾不閉既盡職又能盡言以佐其令宋仁父而

歸美焉仁父用其言以廉明稱此余所見者先儒謂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令善則惟恐不歸於令豈有不得人者覾公建平之政有焉余於是不特知其能為簿且知其能為令也其為尉能盡職不必言也其能進盡言於江寧令長可知也使用其言可不敗也昔王尊為益州刺史叱馭行九折坂守東郡河決隄壊吏民奔走惟一主簿在尊旁立不動覾公江寧之政有焉余於是不特知其能為令且知能為守能為刺史也其為簿能

自保不必言也令世見章句儒無以勝文法吏也類曰儒者不可任俗壞不可化州縣參佐不可為噫公非以儒者為參佐官於難治之縣者邪故余喜道其事因書詩卷後

送烏爾圖赴慈溪尉詩卷序

唐選舉志李德裕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不能嫻習也史謂其言為偏異余謂非偏異也

言有未盡焉耳公卿子弟第當問其才不才如何使其不才雖小官不用豈敢比寒士果才也思其祖父勤勞國家以著勲烈必能繼述濟美以振家聲用之顯官且將爲伊陟君陳也豈特習其業熟其事嫺其儀而已此則豈寒士可比哉余每歎德裕之言有所未盡者以此也烏爾圖自其曾大父大父事世祖皇帝汛掃六合戰勝攻取功在國史本兵柄於朝廷任風憲於湖南江西聲猷風節凛然令君承三世之傳耳濡目染前徽未泯

所謂習其業熟其事嫺其儀者歟令之尉慈溪也以繼濟美而振其家聲者不始兹乎鄞士與之遊而知其才者咸以是望之也行之日詠歌其志以餞俾余為之序

送建平頓縣尉任滿詩卷序

清平頓謙父尉建平秩滿得代邑大夫士出餞詩以頌之咸曰公為政以不欲弭盜田里底寧廉介之節三歲克終去為邑民惜程某諗於衆曰公非欲以一節自表見者以廉介稱公末也余家浙東知公為詳初至元間

更各道提刑按察使為肅政廉訪使公贊浙東海右道幕一時觀聽之聳選任之隆用事者以遇事風生為能獨公貞確沉毅不徇不激以忠厚服一府公令之廉介猶前之忠厚也以風憲中不皆如公故前得忠厚之名以州縣閭不皆如公故令得廉介之名公何有於是第知守其所以為公而已昔魏徐景山時方變易車服以求清素之名人稱其通其後相傚奢靡又以介稱之令稱公者其類是歟夫君子志一而行獨量宏而用周固

未嘗標一節以釣名爲賈人人弃我取事且矯情者可暫又烏能有所三年終也聲大者器宏公前後所至咸著名實豈非志一而量宏者有以本之歟倘位高及廣其稱於人者又豈止是衆曰然子書其辭爲送行詩卷序余不得以不文讓

送廵鹽萬户郝公序

古昔天子六卿帥六軍諸侯三卿帥三軍孔子相魯君會文事必武備魯與齊戰冉有用矛樊遲爲右盖士自

小學學射御舞勺象而文武兼詩書禮樂所以造士所以謀師非若後世兵農分官不相能弊至於不相恤也鎮平江十字翼萬户郝侯自其曾大父元帥公從太祖皇帝定河南大父襄靖公平江南父明威公紹持武節鎮吳侯席累世勲業太平日久讀書力學凡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要討論砥礪如醇儒宜其治法征謀無施不可其調發嚴紀律明賞罰士卒不譁桑果下無一跡媲古名將奉檄察鹽禁至浙東善彰惡癉威畏惠孚所

至成績未易悉紀令夏復涖四明名實益昭郡八德之適行鄉飲酒禮侯為僎揖讓升降動容周旋皆中儀則禮成樂備觀感悅服侯之還也士為歌詩以送而余為之序

送劉謙父海運所得代序

周以冢宰制國用洪範八政先貨古之制也自陳平謂錢穀非宰相所職後世遂以理財為恥王介父輔其君行堯舜之道政首理財至與爭者相詆訾介父曰諸公

坐不讀書爭者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且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謂其讀何書不亦誣乎程伯子首為介父三司條例司以至誠開納不合也然後去之語介父曰公之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如某則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而坐其中者此言深中介父誤國之病然則讀書必若程子而後可定安劉謙父來官慶紹海運所轉粟數百萬斛給京師放舟萬里驚濤駭浪中為之三年無圭撮弗以時達昔劉晏竭其心思而能之

者公為之易易然也去年秋得代邀余同遊鄞之湖山間踰二旬舟中聽其劇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貫穿精核如昨日事葢其讀書以本之者乃如此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如公讀書不謂之達不可也他日位内外服將咸宜之不特理財也鄞士之知公者為詩以送之余因摭其論於舟中者為之序

送任懐可赴鉛山務官序

任君懷可先大夫次山公故宋寶祐間與先人同中進士舉公擢第方飈歷而宋内附時鄉郡守臣賈宋宗姓危疑之際公能左右之俾決應天順人之舉脱一郡生聚於鋒鏑公時倅郡即退休讀書教子鄉人所取法先人見懷可學日進歸即以之訓飭不肖兄弟且言活千人者必封令次山豈止活千人而已其子又能力學任氏之興也必矣兩家憂患之餘懷可從廕調四為游徼於海濵而余亦走四方以幸斗食别去逾三年今秋懷

可訪余鷩余之衰病余視懷可雖胸中之浩然者不衰而鬚䰐鬢白矣相視憮然者久之曰令征商鉛山與子别余謂委吏聖人所盡心筦庫士趙文子舉為大夫自後世君子恥理財而民益困懷可之盡心所職豈俟余言令世豈無文子者懷可艱而後通抑在此行也歟懷可有子又能力學守家法任氏之興不在懷可則在其子也歟

送趙恱道經歴致仕歸序

仕未七十而謝事高節也得謝而歸樂自漢二疏至宋范歐歴歴輝映史冊夫人知慕也往往不自決至貽不去之譏昔朱子發問出處之宜胡康侯曰出處不宜問人且非人所能決旨哉言也信都趙公恱道以高材厚德讀書學古仕州郡風憲所至可紀前年來經歴宣慰元帥府於浙東方以精練望一府年六十六一旦謝事去噫公之高節配古人豈非出處決於平日之素者爲之歟且公能教其二子皆以文學行誼名長已賜同進

士受泰州判官廼以父蔭官讓其弟一門詩禮之澤藹如也然則公之歸遂其野服杖屨水竹阡陌故人遊飲之樂凡得謝者所同也若夫老而傳傳而樂有子此又公之所獨得者歟鄞士能詩者詠歌其事而余叙於卷首云

送張縣尹致仕序

禮稱七十致仕蓋以人之氣血既衰可以告老而為吾休息之計不過就其人所自處者而論之耳而後世因

之以為例凡登兹年者息不為世用夫當茲德俱尊之
時正有以決大疑定大謀而例去之則無老成人矣故
國朝惟翰林集賢與它官之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
良有以也然翰林集賢既非勲舊人不得與而所謂精
力未衰者或非盡恬退之人至有諱其年而苟禄者焉
大丈夫與廉恥俱生廉恥既虧何以事上治民哉博平
仁甫張君之尹鄿也務寛厚去矯偽吏民安之邑邇㴻
閻庶務繁劇君應之無倦色言談舉止若壯年在邑二

年而以致仕告人愕然曰張君精力如此而引年甚力其廉恥重而自處厚歟古之人雖老而不忘其君然其進退之際必以其道茍知進而不知退正吾所謂無恥人也其自處厚者非薄於其君也惟如此然後可以事君云耳然則張君其庶乎彼諱年茍禄之徒聞君之風能無少愧乎於其行大夫士咸詩之余亦書其得於自處者於卷首

送衛縣尉致仕序

吾觀韓退之上表論孔戣致仕以爲朝廷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尚未昏錯雖求退罷無不慇懃留止以明尊賢敬老之道以當時許孔戣之去爲非又觀其送楊巨源序以爲中世士大夫官罷則無所於歸巨源能年滿七十白丞相去又爲攀援二疏事以夸美之然則致仕乃人臣之節留之國家之禮也自後世有昏耄懮事貪之不止故有致仕之條是固其待之之薄亦其有以致之也方今承平日久資給一定士雖一命無遽

得者使進取少遲至為簿尉之日則已白首入仕既與古異似未易以致仕律之令人且禮七十致仕止曰大夫亦未嘗曰士也建平尉涿郡衛公正父涖事期年政平盜息邑人方利賴之一旦上章告老解印綬去咸謂吾見仕吾邑者自非贓汚罷去雖耄甚無不三年終者如公之去三十年間未之或聞莫不嘆美驚喈邑長老迭進留公曰致仕雖漢唐以來人臣偉節如二疏孔揚輩皆早歲入仕久為大夫於朝或以先見或以知止得

謝而去朝廷為之賜金且禄之終其身令公自廵檢調
兹任辛勤之久始得一命年雖及而精力尚强家之仰
食者近二百指貧無以為田園資似未宜忘禄而決然
去也公笑不答將行邑士傚送巨源故事為歌詩以頌
而某為之序

送奉化吏目陸千里序

余友朱景陸來述雲屋孫千里之言曰驥幼讀書急親
養不得守先業由刀筆吏以進積月日令將吏目奉化

惟是不學無以事大夫之賢贊循吏之治是懼我祖之
交程先生幸歸里願為我請焉求一言俾得以自勗敢
為之請余謂雲屋陸君讀書弗遇以其才思一寓於詩
其苦吟深入詩人畛域能與秋巖葛君齊名其遊婺也
余嘗以詩送之今又見其孫之仕俯仰四十年為之感
歎老矣無能何言之贈且仕顧所行何如耳千里以入
仕由刀筆自愧則惑之甚矣周官府史與下士同禄取
士多塗振古如兹漢尹翁歸王尊起獄小吏朱邑鮑宣

起嗇夫趙廣漢龔勝起郡吏其功業照映史冊去之千載使人歆慕在於以治得民而已奚入仕之足云此古人也請又以今之人爲衆所共知者明之吾鄉大嵩里有黄良輔者起刀筆前年都目溧水康公有威州民恃之如親父母遠近上下稱之日所行州事夜必一一手記露香告天所服焚香之衣百衲閲四十年近七十或勸之曰宜少取爲田園資不荅余留金陵所親見者其高風苦節無愧古人是皆足以爲千里法矣景陸曰

唯唯

送薛學正歸永嘉序

余至元間教鉛學友人祝志道歸自獨峯為余言學官之盡心職業者曰永嘉薛君在心其録括學鈌長官講學勸誘以新士習廟學隘且壊拓而隆之學田十餘頃没於浮屠氏訟而復之米廩充而藏脩游息者益衆士論歸焉明年志道又歸言在心今正明學往來者言其盡心如在括時余謂志道之言可信而未之能詳也又

明年冬予還明末抵舍在心已銜太守王侯命邀余入學詢之則知其於吾鄉文學行義之士無不納交惟恐或遺且未嘗以問學自高王侯興學革積弊以求教養之實其贊助居多有司合浙東七學之力刊鄉先生玉海書若千卷二年而成日嚴程督備殫心力此余之得於所親見者始於志道之言益信矣余謂士之談詩書而略事功其來已久遂使俗吏嗤儒為不足用觀在心少試學校為人之佐已如此使為世用得行其志效當

何如哉余少讀薛常州行述竊欣慕之蓋其學本濂洛其自得之實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文武應機處變政無鉅細靡不曲當雖董子之名田諸葛之治軍殆無以易其僚屬不知其為儒者在心實常州之徒宜其不昧於前徽今代且行明士為歌詩以餞而余序於卷首云

送集慶學正梅仲蕃秩滿歸廣德序

仲蕃從祖大卿艮巖公當宋寶祐間教鄞學諸生經術

文章經其口講指畫皆為名士余大父與爲石交先人時在襟佩列大徳間余來桐汭得交仲蕃父味道與其伯仁父兄君錫日以讀書講學親師取友為急務如巴西鄧善之眉山劉至善盧山曹士弘一時萃桐汭武林仲蕃與其兄弟皆往來受業於門後十年余歸鄞仲蕃正鄞學鄞之子弟曰是吾父兄之師之孫也以其愛敬艮巖公者愛敬焉後余來昇仲蕃正昇學缺正官主學事教養是力絃誦日興風紀所臨素號難為翕然譽處

文章薦之令之得代也昇士惜其去為歌詩以餞余謂仲蕃之宜於其職昇士所知也其學術宦業之得於家世與其師友者未若余之知仲蕃之悉也故為序於詩卷後

送浙東元帥府阮照磨序

宛陵阮君受益世仕鄞余獲交相知為深其父奉政公泰定間宰鄞為受益擇師得東發黄先生子彦實彦實與余同歸果齋史先生兩先生皆得朱子門人正傳覲

奉政之所以擇師彦實之所以教受益之所以學可謂
至矣時鄞之諸老尚多見受益造詣莫不驚嘆許其他
日為名進士雖奉政亦奇其能繼乃祖祕書公世科也
受益又親見奉政六年撫字所以興利除害彰善癉惡
夜思晝行如古循吏效始及物益悟朱子理不外事而
事無非學之訓非虛語於是究觀數千年治道得失士
大夫行已大節謂余曰擇善未精而固執以自誤昔之
大賢且不免吾敢自是乎哉尋丁父憂服闋又曰科第

世所榮也取士以言吾豈能必有司之好惡乃以父任調浙東帥府照磨事簡益得以學令代去猶歉然不敢自恃為進取計凡知受益者益賢之矧余之辱交最深者哉昔楊次公於叔明兄弟以文學知名皆以父任為京官不得進由科第終有不釋然者王介父至作進說近千言解之余於是歎受益之能自悟學力過叔明遠甚介父進說謂令無古者教養選舉之法故士勢不得不自進雖孔子猶為季氏吏謂叔明有得已之勢而不

自已未見其為得余深有味乎其言然介父為叔明謀則得矣又嘆介父以堯舜其君自任得君專且久乃務財用進小人為桑孔事與一朝君子力爭自以為行周官法度者何歟豈惟介父歐陽公之濮議蘇公之南北郊司馬公之役法所謂擇善未精固執以自悞者非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噫漆雕開可仕猶曰吾斯之未能信受益有焉此非志於道德不能知也受益行有日故余叙其嘗以警余者送之因以勉焉

送田推官代歸序

保定田侯思溫之為四明推官也惟資忠厚勤以行已和以待人凡獄州縣以成案上郡侯惟理是親必反覆詳審以求其寃平反者不知其幾既得其情又必求情法輕重之當而後決一歸美於長貳僚屬而不自專長貳僚屬見或未一懇懇言之不直不止言益和而無忤色為之八年欽恤之誠心如一日政平訟理盜賊屏息民得樂生於田里故戴侯如父母嗚呼為政之難莫難

於治獄治獄之難莫難於欽恤誠心之持久吾見世之

涖官一二年平反一二事樹名聲者多矣能三年有終

者固難能持久於八年者尤難也吾見用其獨見審克

究獄與長貳僚屬至於相忤者多矣至若事求情法之

當委曲周盡而不失和氣者尤難也侯之在職餘七年

無代至謝病去令其再求受代也明之士民遠近迎勞

驩忻鼓舞依依戀戀敬愛益篤耄倪遮道萬口稱頌然

則侯之得民豈偶然乎哉或者謂鄞人器小而俗薄令

觀其能不忘田侯之德若此俗果薄乎哉書曰昔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用長我王國田侯有焉易曰有孚惠我德明人有焉士歌詩以餞而余為之序

送鉛山州判官吴大任代歸序

余泰定間得交大任於金陵其受學草廬吴公門為高弟余弟時叔歸自國學才美以大任為稱首尋以春秋試入高等調鉛山州判官至元三年八月余來教授州後大任四月士民相與語某理得直某寃得洗某事得

無擾無取盜賊僞鈔得不為境内害皆曰頼吳公頼吳公云時州長楚什勒特穆爾公守茂先李公能聽大任二年間善政籍籍播遠邇臺憲稱之二公相繼代去自是事不廷議政日以龐大任爭不聽方謝病杜門適省檄往浙右覈倉儲還則代者至矣故州人之德大任尤深令其行也祖帳滿道耄倪攀戀至不能别余謂令世豈無岑范以倅成之不常有也使守長能盡聽大任大任盡行所知治效又豈止此余方致事歸老海濵尚能見

大任膴仕得專達事業追配古人慰衰暮之望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畏齋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畏齋集卷四

元 程端禮 撰

序

送虞誠原夾浦代歸序

余往年過霅舟中友朋言虞君彦高之賢也曰彦高教授湖學申舉胡先生法行之以誠多士悅服且示予以所刻教法石本余謂教官不知教久矣今乃有此人邪其後聞於朋友益信每恨往來西州不得一見彦高也

去年夏歸鄞始知彦髙子誠原來官夾浦務友朋又言誠原承詩書世澤力學好修江浙人材淵藪試進士舉中次榜今不以清門自髙肯從廕調為司征又克盡乎其職余謂晉管庫士可為大夫漢倉庫吏子孫以為氏為官擇人古之制也小大之職思不出位故能績熙民阜猶天之必積日時以成歲功也後世之士卑小官鄙理財小人用事而民生困于是又歎誠原之賢且智彦髙之教又行于其家也誠原終更至會府來訪于余遂

敘于鄭士送行詩卷云

送王伯華歸永嘉序

子夏教其門人灑埽應對子游以為本之則無門人問交述子夏之云子張以為異於吾所聞三子者同師孔子而其所以為教乃不能相一所謂源遠末分不待再傳已若此然則學於兩師間而欲其教之同也難矣余與朋友讀書江東精舍李季和先生應南臺聘從其弟子來自永嘉訓昇學昇士從之如雲見余所以為教者

曰是用朱子熟讀精思法也是吾師臨海方先生所以教吾者也即遣弟子王生卒業於余且使悉受讀書節目與說經之書余謂生之師學術過余遠甚徒以余守朱子讀法持心堅苦積歲月以漸進者粗有以合于其心故忘其有餘在已云爾歲暮生歸有日求贈言顧余何以鼠焉昔秦王問取荆用幾何人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謂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信信大敗而還卒用翦計乃舉荆噫世之讀書孰

不欲有成朱子法翦之言也勿謂為老而怯哉

送郭芥菴歸永嘉序

余讀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愛其文詞瑰怪其言衡山之南八九百里為郴郴為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亦已誤矣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後世地理家卜葬者所能知也退之讀禹貢乃不知之何邪至其言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士生其間惜其没溺于老

佛之學而不出者則名言也又讀沈存中筆談言永嘉鴈蕩之奇秀昔未嘗見於圖牒至宋祥符間有同入山伐木人見之而始名天下又恠以謝康樂之善遊而不之訪何邪永嘉人物周劉之學行貝薛之經術陳葉之文華王龜齡之志節正大光明又皆生于山川得名之後何邪蜀之山川奇矣亦自漢通中州文翁之化長卿東受七經淵雲以文學名豈山川之靈亦有待於世之知之而後生人材邪然則今世豈曰無人抑退之所

謂没溺而不出者是歟余少有志于遊今老矣蟄伏林下四方竒士之至未有不得與之交交焉未有不得問其山川之勝也去年冬永嘉芥菴郭君來鄞服道士服絶利一源為長生久視之學且讀書多藝能善卜葬余因知為永嘉魁竒之士矣余友劉仲愚買山葬其親甲可乙否久不得葬君與之定穴衆咸服余方欲與之劇論而君行矣永嘉王伯華嘗從余讀書江東精舍又皆君之所與游且肯言其鄉之賢豪甚悉過廖師之訪其

所與遊而不以告者遠矣余因書以送之

送牟景陽都事浙東代歸序

余讀陵陽牟景陽大父清忠公奏議未嘗不嘆蜀人之文之美至于斯也盖蜀自漢已能以文擅天下司馬王揚闡其端一變于蘇氏再變于魏文靖公文靖學程朱學碩大光明掩前聞人清忠則學于文靖者也又能以其踐諸躬者格其君自朝廷宫掖賄相權奸宦官宫妾言人之所不能與所不敢其君不改不止也故終理宗

世宋能以危爲安且未甞髙談性命而畧事功未甞有意爲文人之文而文特妙所謂蜀文變而益美者歟此有志之士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歟余大父常熟府君甞受知清忠以余之生晚得拜景陽父大理公于霅交凡成甫于溧今又得交景陽焉其學一再傳而益粹著述行學者蓰官行已具有本末二百年文獻之族孰與爲比景陽都事浙東宣慰元帥府人皆知其器識髙逺遇事立剖治法兵謀風行霆流恩綸威懾厥績大著而

豈知其本之家學者蓋如此也昔大理以不能媚權臣久歷外服嘗治浙東獄德在人心令景陽又歷此凡六年其去也益重浙士之思咸為歌詩以頌其美而余因序其文獻為世忻慕遠有所自著于卷首

送貢有源歸宣城序

奉化蔣申之致其鄉長老之請曰久矣吾州之學廢教弛也自貢君有源之來一新黌宇教養具舉惠我多士迫于代去矣于詩歌以寫我思惟先生嘗記其修學矣

願書一言于卷首焉余謂諸君知有源初試為學官已
能為人所難能故諸君服其才德其惠矣豈知其官業
之講於家庭者有素不待莅其職當其事而後能也盖
自其曾大父秘書大監南漪公積德肇慶一傳已能以
文學顯監學直翰林再傳而仕内外服知名于一時者
幾十人今有源兄弟又駸駸仕路且未嘗以門地自矜
而德義是尚貢氏之興殆未易量于是乎益信南漪公
積德之厚也有源抱利器膺顯擢行濟物之志有曰安

知不再蒞吾郡以惠諸君耶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使有源果有孚以惠于諸君之心勿問而元吉可知矣申之曰唯唯遂書以為序

送婁行所歸吉安序

古者學制于二十五家之閭節目獨詳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蓋去民愈近而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下之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如後世違親越鄉羣

居族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也自學制田制壞士貧始出農工商賈下窮鄉晚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親故予游自吳壯學相如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士之有志者其勢不得不遊且學也雖然士幸生今日又與前日異者程子朱子出而四書六經之道大明其書布天下在杜門下帷取其書熟讀精思反身而誠焉耳此豈求有弗得而待于遊使其家衣食粗給生讀書之鄉有父兄師友可資非有甚不得已又何必曠定

省費日力以冐道塗風塵之勞吉安婁行所倦遊將歸出其師草廬吴先生遊説示余且徴余言草廬已言爲之盡顧余何言行所力學能文生讀書之鄉家世簪組詩書之澤甚深設有塾非有不得已而出令其歸也豈不爲計之得因陳古制實草廬之説以塞請

送劉宗道歸夷門序

自昔田制學制壞士始貧出農工商賈下違親越鄉比閭無所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雖有志者亦不得不

遊且學也以有志者少遊而不學也凡曰遊學云者俗例厭之噫子游自吳北學長卿東受七經退之讀書江南遊學可少乎哉夷門劉宗道奉親命遊學江南肄業明道精舍有年今其歸昇士喜其立志不渝能力學以歸慰其親歲適大比又將與其鄉賢能之興咸爲歌詩以餞且求贈言于余余謂凡宗道學焉而得者皆足以自最奚俟余言竊以爲自朱子集諸儒之成講學之方悉有定論儻歸取其書熟讀而精思之於窮理反身兼

致其力而見於事親從兄之實此豈求有弗得而待于遊邪宗道志于學者故以告焉而書以為别

送王副使序

至元三年春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元帥府事郵城王公得代且行七路士民依戀攀卧如去父母既為詩頌公之美又兼屬筆於廬江況君肩吾立去思之碑惟慶元為治所得於觀感尤詳竊謂公之得民豈有他道哉亦惟實德素脩其為政皆德之所形故風行霆

流善彰惡癉潛遷陰改不待見於聲色而能培長治之基消未萌之姦其有功甚大此豈可與文法吏較簿書期會以為得失者同日語至若公之平反冤獄化旱為霖終始廉介貴而能貧犀珠磊落一不動心他人能是以為奇在公特為實德中之一二事耳原其所自盖公母太原郡君馮氏守共姜之節敦孟母之教兄弟篤于孝友一門盛烈朝廷旌異外所共聞故其所至未施政而人化服效宜然也昔君陳之尹東郊以孝友而施政

畢公懋德而正色率下世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公之政果不相及乎哉鄉校士歌頌之而程端禮為之序

送朵郎中使還序

天子既立左右丞相更新國政乃五月二十二日出詔書布告天下以江南三省之久勞於兵也遣使者六人往諭德意於是朵君仲容自翰林待制擢兵部郎中余以南臺監察御史備員禮部員外郎承命如江浙海道取疾驅風一日夜踔數百千里既至丞相大夫兩府百

執事有司黎庶莫不鼓舞歡呼奔走聽詔北望稽首沐浴聖德以為使者自天而下且謂天子遣胄官來至重不與他使等禮遇殊厚朶君國族也家世簪纓為辛卯進士第一人年少而閑於禮和順謙恭以正進退應對始終無違者贈賄悉讓不受余雖欲出意見補闕漏而卒莫得其閒焉束手仰成徼光叨榮而已既而與君詣四明奉御香于天妃祠是時省臣有治兵海上者遂繇四明趨奉化過海寧入天台抵黄岩之南監致錫賚退

觀朱文公石師望桐柏宫沿剡溪循謝太傅東山上會稽浮鏡水而廻皆山行滯雨余疾作卧越郊之僧舍而君入杭矣君之先君子嘗為黄岩州監起為御史令所過父老有識之者曰此吾邑賢大夫之子也門人故吏迎拜曰我公御史之英嗣也縉紳先生相謂曰今天子之門生狀元郎也君未嘗以名位臨人其見重稱譽如此夫國家興科舉以羅天下之賢俊欲與共天禄治天職也唯蒙古生得為狀元尊國人也然自有科第來

求其傑然不負所學任致君澤民之責而無愧者葢不多見豈富貴之移人耶抑明經僅足以取青紫而已耶袪世俗之末習邁古人之高躅建勲業於不朽垂聲名於無窮吾於朶君有望矣朶君之還朝也余卧病不能從於其別也叙以識之雖然余老矣東南生民塗炭已極君歸謁丞相政有所當施事有所宜行賢才有所必舉幸為我悉陳之哉至正十八年歲在戊戌四月甲申序

送浙東帥掾朱子中考滿序

余謂古之為士自起居飲食仰事俯育無事而非學至於禮樂刑政甲兵錢穀亦無學而非事故其為吏也入治出長用咸宜之而真儒之效始白後世三物之教不明士始離事以為學浮華苟偽成俗而士少可任之材然士生今日能知明體適用任之以事而事治者可不謂之賢乎哉余至元五年教鉛山朋友之來自閩者能言朱君子中才美時閩冦發張甚至調官軍逾年尚稽

伏誅閫帥旺扎勒公選君從軍犯煙瘴冒矢石晝夜治文
書凡兵謀將畧君策居多既勳除幕府上功列薦臺省
遷調浙東帥閫余始識君儒雅廉靜日讀書事至而應
無不曲當倭商久不至去年文舟入定海元帥米公廉
明公正有才畧不輕許可統軍鎮遏獨選君以行懲曩
年以金珠磊落官吏受啗致激事變盡革其獘一新禁
令令行禁止交易流通百姓晏然仁孚威懾島夷悅服
深得柔遠之體亦多自君發之君名實益孚方專委任

而考滿得代矣七郡咸惜其去鄞士尤不忍别爲歌詩以送余見世之論者多有取於倪寛以儒飾吏事之説余獨曰未也當曰以儒術行吏事不當曰飾也飾文飾之也若曰飾吏事則以張湯之深文已能取博士弟子員爲廷尉獄吏矣奚俟于寛嗚呼此獨未免以儒者章句爲文法之助也余因觀子中之行事當理而知其平日非離事以爲學也故喜而爲之叙

送教授鄭君景尹赴浮梁任序

余與景尹居甬東爲同里先人迎師訓不肖兄弟景尹
就學于余塾爲同門情相好爲同志後景尹遷故相城
居里居始異景尹師樗園劉公友伯長表公篤意種學
織文聲聞日起余兄弟則師果齋史先生學不加進而
師友始異久之景尹與余教江左學校出處又同景尹
能刊紫陽精舍朱子所著諸書板以永理學之傳力復
朱子祖墓宅里之侵於豪民二十年子孫不能復者表
章祠祀以正後學之嚮望與余之區區所至用心教養

教必以朱子讀法讀朱子所釋之經養必復田租使來學之士晝夜得以誦習如歸者其為職業又同也景尹生與余弟時叔同年余七年以長自鉛學以早衰謝事歸至正元年明守真定王居敬選訓導余力辭其聘不可與景尹同入齋同守朱子讀法六條以刋定日程督諸生學咸知自奮四書五經傳注通念曉析明之學校方有教養之實余以衰病辭去凡余所教諸子不屑從他師盡歸景尹卒業今年景尹又以教浮梁去諸生不

屑從他師至於痛哭而散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嗚呼學者志立然後見讀經之效朱子讀法豈欺我哉余為之慨嘆不能自已嗚呼學校不得師久矣景尹之去此為可惜彼之得則可賀也景尹之教其州必自慎選訓導之能用朱子讀法者始豈待贅一辭余延祐間嘗教池之建德與浮梁壤地相接時則有知州文卿郭公興學能聘吳方二先生訓諸生自此人才輩出建德則余方教洪允文馮勉汪增汪培輩也兩地絃誦之聲相聞

亦一時之盛哉俯仰二十年士風豈能頓衰在作興者何如耳故因其行叙余與景尹出處職業之同者以贈

送自怡公序

餘干監州乞哈哈公行有日浙東帥閫長貳僚屬郡縣守令與凡交遊之士集送為歌詩以餞程端禮舉酒為壽言曰昔李文饒以唐相子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輩為之蓋以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成寒士縱有出羣之材終有不能嫺習也或者疑其言以

家自矜余因觀公而信其為確論也公自其父鞏國武
惠公於至元十三年江南初歸版圖慶元為沿海重鎮
為招討元帥宣慰以人之安公也增秩留鎮慶元幾三
十年仁孚列郡威讋九夷功在國史而公早年以明威
將軍佩虎符繼為沿海萬户有年既以才畧自見家聲
益振一旦以官讓其兄子而歸讀書月湖之上扁其室
曰自怡日延名儒討論脩已治人古今得失小而篇章
亦與寒士爭工朝廷徵參太尉府軍事方流聲實于中

外乃一麾出守餘干茲非所謂少習其業目熟其事嫺習其儀者歟今公之往也帥閫之咨邉徼者孰與言山川之險要守令之咨撫字者孰與言田里之休戚鄉先生孰載酒而禮於其廬晩進之士孰訓飭以官學事師之禮故惜其别嘆此之失而賀彼之得也客有既受益曰韓子云辟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澤之道其亦有施乎今子之惜别私言也既不能止公之為澤而不為川矣澤之施而為雨能止其

不及我乎衆曰然

送馮彦思序

余自早年受學於甬東果齋史先生授朱子讀書法六條所謂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虚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者才識雖陋粗知兢兢固守而不敢廢其一皇慶間敎池之建德學諸生洪允文汪務能輩從學者四十餘人有馮彦思年甚少資敏而志篤諸生之務求實益者未之能先也越二年改元延祐而設科取

士之制行喜與余之所教明經作義之法大畧相同盖科舉取貢舉私議漢左雄明經守家法之説某經主某説兼用古註疏作義不拘格律條舉所主所用之説發明其於經旨之得失而論繼之也將代余首遵科制參朱子讀書法以其先後本末節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於編以為學校教法藏於六經閣彥思曰勉敢不確守繼而彥思訓導於學余時長江東書院彥思常以文字往來也彥思尋中江浙鄉試冠左榜擢第南歸録

事常州以廉慎不欺為主時水旱相繼凡賑濟檢踏彦
思户至畝履躬任其勞凡久官者皆笑其拙至風憲覆
實獨舉彦思最他有司受成于吏胥以贓敗者十罷去
七八又以所刋敎法訓諸生故凡登彦思之門者知根
本是務余聞而喜之彦思遷他官名實益昭余自延祐
三年别彦思至今二十有九年不得再見書問往來常
以不得會為恨其後聞彦思門人髙哲臺舜臣鄉試中
江淅冠右榜是年科舉罷不得會試舜臣侍父官慈溪

與其友忻都舜俞來訪余於甬東林廬余觀舜臣信道篤不以科舉罷而一日廢學舜俞共學勤苦嚴利義之辨而不茍合其友徐生立本侍父佐鄞縣幕日讀書不輟能輔其父行儒者之政不混俗流行害民事余于彦思之友雖不盡見見此三人知彦思之取友必端如見彦思焉今年舜臣再試再冠右榜舜俞立本又來曰某輩得學於彦思自喜入門之不差矣又喜舜臣之行踵馮先生武也想馮先生聞之亦為之喜也且以為先生

賀余謂此非彥思與余之教一皆朱子之法也苟能守是勉勉循循何前修之不至哉奈何俗學雖日讀其書其志在於剽竊語言以作程文故資正誼明道之書以助其謀利計功之私而已甚者至於兜題作義全經且不盡讀況傳註乎士習日趨於見小欲速務外為人終身陷於小人儒而不自知讀書既無真知自得之實效窮不能獨善達何望其兼善宜其任州縣者離道失望貪酷罷軟而不自知愧也滔滔流俗孰與慮此無怪武

夫俗吏嗤鄙儒者以為不足用也儒者之道豈果若是乎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之者今賓興有制而學校之教法不立奬宜然也此余于二生之來既為之喜今其歸也以余再删分年日程書贈之以勗其守而不能忘言也嗟夫念余之固陋無他技能在江左學校四十餘年職思其憂以為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讀書法養之根本在歸侵田瞻學之士日裕幸自鉛槧謝事歸老林下分甘食貧

毫髪無憾今年七十有三豈知不死猶得及見彦思舜臣舜俞立本師友再傳之能自樹植如此亦以自慰其終身歳月之不為虛擲也然則吏先生之學可以上接晏先生而無愧下行於方來而無斃也於二生之行故各書以送之他日彦思見焉亦當為之一慨云

送王季方序

昔吕東莱以學時文始破累世以六經三傳抄注圏點家法朱子因有近日真少讀書之歎余以為朱子之歎

固宜而東萊豈輕變家法者蓋以當時科制相戾有不得已焉耳今制本朱子貢舉私議之意明經傳註所主所參所用性理制度訓詁畢備一洗漢唐宋之陋非真讀書不足以應之誠志士千古之一快也第以累舉所取之文未見有能卓然條傳注之辭而斷之如劉道原者冒原講證結乃宋末剽竊敷演所謂經賊之弊不能盡革文既刊行家傳人誦遂為定式寧違科制而不敢少違時尚故教者學者見小欲速之心得以乘之而以

積年誦讀之勞為迂非今之科制使然也噫學術人材盛衰治道隆替風俗厚薄所係救弊之術謂宜推本科制明示經行為本為重用工宜先之序限之以年立學校教法所試非條舉所參注文而斷之者不取立考文之式久而未有以之言者何也他日政恐讀書以東萊家法將不免於變以隨時也余至大間教建德始識戚君子實於池見其讀易朱子本義啓蒙發揮諸書皆手抄其教諸生也程以荀子讀數之法所謂真讀書者其

後余來昇之江東子實先余訓書院諸生無何郡守聘入學中訓諸生一日喜而告余曰予得王生季方者來自安西守其家法讀書有緒精熟是務未畢不兼進也有以作文後時開之則曰未能性静而敏志遠而勤且抄且讀寒暑晝夜若一子實且俾來問余因以輔漢鄉所萃朱子讀書法六條以輔其志僅二年四書易經傳註通念曉析同學者不能及遠甚昇士方歆之以侍親北歸別余余謂壯士南學往往習浮誕無用之詞而自失

其讀書歲月者多矣如季方者賢矣哉余既嘉季方之學且憂子實之教自季方之去人以為迂而莫之從也故惟學校教法考試定式未立之獘所致若此者序以送之庶有見焉而言於上者

送陳元弼序

余交陳君元弼於鉛庠其才氣文學未能或之先也出其詩文數百篇示余寄興清遠析理明淨具有法度余深惜其屢試于有司不第而科舉罷未嘗不歎其久淹

而未有以自奮也元弼尋侍父耐軒翁録事于明别三年而余亦歸明之人士咸頌乃翁平易近民以行豈弟之政且其愛學校士如拱璧元弼左右之功居多余又嘆元弼之敏於為政而未有以自展也今年乃翁代而科舉適復元弼行得戰藝於秋闈明士之知元弼如余者既衆則宜其為元弼喜者不獨余也覯楚兵沉船破釜之戰能以一當百者其元弼也歟蓄極而通何天之衢亨其在斯時歟其在斯時歟

送宋鉉翁詩序

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學復明自許文貞公以程朱學光輔世祖皇帝而真儒之效復著自近年以程朱之學設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漸見于吏治嗚呼茲不謂之天之所相不可也宋公鉉翁學程朱之學試于江浙以及格貢赴閩憲辟尋調行御史府掾已流聲實泰定三年判郡以水旱災告公佐其長循行考覈躬殫勞盡纎悉得實民瘼上達流徙以安明年春有司賑濟公復涖

其事户霑實恵飢疲以甦兹不謂之儒者為治之實不可也科目行十年或者疑未見卓卓之效是殆不考所得之士參錯中外百司者今幾處服官政者幾人也宜其道未行效未著也今公為僚屬治效已若兹他日得專達固可知也予安得不喜道其事而張之也

送孫以成詩序

四明山遠在東南之表地際大海其山二百八十峯周廻一百八十里上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自昔生魁

奇材德之士如左元放輩多隱於此往往遺蹟尚存自
雷谷陳君修煉存養淵默而雷聲聞世祖皇帝召其侍衛
屬車有年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靈蹟顯著累朝被殊渥
雷谷之嗣曰德初張君今以成孫君又德初之嗣其奉
綸言出主四明之悟真觀戒行堅確外物不能侵奪積
力起廢㢊拓舊規觀事既修將北上省其師四明之士
與之遊者為歌詩以餞余觀退之送廖道士謂衡山為
最高郴當中州清淑之氣之所窮神氣之所感當必有

魁奇材德之士生又非廖師沉溺其教而不出之比豈非四明清淑之氣所鍾者乎余於孫君之行而有感因題於卷首

送道士嗇齋呂君序

至正元年浙東旱明郡尤甚二月至五月不雨秧不得蒔已蒔隨槁遍禱弗效公私憂惶郡守真定王公居敬謀於郡人禮延大瀛海宮主嗇齋呂君至郡治祈禱君登壇行事叱咤之頃玄雲離合若擁神物雷電交作大

雨隨至觀者如堵且畏且喜雨三日夜四境霑足歲則大熟郡士為歌詩以送余友王舜賓曰道家者流何以能執雨暘之柄茲理之有無吾未之能知也余曰有也此在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是已此謂聖神之能事學者之極功使儒而有是學也小而宰一邑大而居燮理之任隨其所職與學力之所及皆能致中和位育之效以弭災於未形也故在三代盛時為真儒分內事也後世有其學者無其職有其職者非此學

故水旱之既形道家者流因其為長生久視之學煉神氣精以求合於其道積力之久一旦擴身心之體用以應萬衆籲天之求故天亦為之變灾為祥故亦能致茲感應也其自私小智雖未可遽以儒者之能事極功許之然亦非平日無存養省察之實而徒事符籙者之所能致也余聞呂君早年所至有禱輙效非獨今日又嘗省其私戒行嚴謹凡其齋醮必誠必敬禮物所入銖積寸累為四明福地宫興建養衆之用且於吾儒之有學

貧而未遇者咸館穀焉經一二年無倦意必盡力推薦俾之得所乃已凡平日求以自慊者多類此非惟吾鄉之黄冠師所罕及而今之章句儒亦未能或之先也故感應於天人之際能若兹也舜賓曰然

送慈濟朽石遊山序

貴師本仕族與余有瓜葛童時已為浮屠來請學於余弟時叔時叔令讀四書訓之以吾儒之道甚悉貴師聰慧異常時叔每惜其不為儒以用世今主慈濟凡其興

修訓養事事畢就條理且戒行嚴甚近吾儒慎獨之學在其衆亦皆推以為弗及今年春將遊四方以廣見聞請贈言余謂余言豈有出於四方之外者貴師所已知也今余縱又以韓子之所以告文暢者瀆告之拘於其法終不能行也今其遊也往參當世之名有道者遍歷名山大川訪求上古聖人遺跡至京師見君民人物禮樂刑政明倫弼教之嚴且明五方異俗而同於尊君愛親黙觀天地日月山川人物運行流峙往來代謝實理

實心貫萬古而不息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者貴師得於目見心思而自悟矣奚以言語為哉

四明鹿鳴宴序

延祐甲寅詔天下設科取士刻前代陋習一本之德行經術以程朱氏為宗以行省鄉試鄉舉省統郡數十大畧郡舉一人合數十州通考有一郡數人者焉有連數郡不薦一士者焉其為法甚良而其額亦嚴矣四明由甲寅至丁巳得二士曰塔海曰圖哩由丁巳至庚申復

得一士曰翁傳心由庚申至癸亥乃得四人焉曰訥古伯曰薛觀曰史駉孫顔余何人亦與兹選是歳澍帥馬公鑄命郡守酌古今之禮盛燕享於頖宫以賓興之方伯連帥文武僚佐與學之耆徳咸在工歌鹿鳴琴瑟笙磬雍雍秩秩有三代遺風觀者嘖嘖嗟異謂數十年無此舉而他郡亦無有禮儀如是之盛也丙寅之歳翁君再舉其禮遂廢或者惜之歳在壬寅復得二人焉曰摩哩齊曰劉希賢於是帥府都事牟公應復慨然曰凡禮

有其舉之何可廢也乃與郡守謀悉如初禮余自翰林歸於四明是日閭燕席禮畢士友咸請序其事惟周人貢賢書必拜受鄉三物教成則以賔禮興之古之待士如此士亦不敢自輕而思以報効其上國朝取德行經術之士將大有為于斯世士之舉於鄉者其禮可不重歟𭔃禮廢樂壞正音不聞久矣有志為治者因賔興之際舉其一二以為之兆上以昭聖德下以勵英才非直為觀美而已故余記其本末為來者勸焉

宴貢氏詩序

上即位之九年改元至正復詔賔興四明郡守王侯政首興學教養勉勵備至後五月二十三日集二州四縣之士試於泮以入優等者十人曁考官而次一十四人宴於泮禮意優渥即席以縱横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分韻為詩以紀侯勸駕之勤云

宴倪氏園池詩序

昔竹嶼髙公園池之勝甲鄞城廢幾七十年今為倪君

濟亭隱居才足用世早事退藏治其亭樓軒檻沼島圍逕位置得宜濟勝有具花竹靚深而雲煙生水波空闊而鵁鷺集使遊者忘去第不知視高公所治孰勝惜遺老已盡不可問焉耳元統二年歲在甲戌仲春五日濟亨宴鄉之士二十八人酒半樂主賓景恩之協也各為詩紀其事詩成程端禮為之序

壽趙中丞詩序

上即位之三年詔以光祿大夫趙中丞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昇士德公之教曰天殆以公私我也余曰公以宏才正學為國碩輔宅揆分陜侍從執法出入中外勳在宗社德被生民豈昇士得私曰不然惟昇幸為治所學校公親戾止進我諸生耳提面命不明強廉立不止前二十年為治書又前三十年為都事凡三至而教我益虔且公愛清溪之勝也買宅以居他日得謝洛下耆英之盛將復見於兹謂之不以公私我不可也咸矢之歌詞以為公壽余不能止竊以為永錫難老之詩聖人所

錄遂為之序

江東書院壽王豈岩詩序

易曰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蓋言君子之教如澤潤于地之無窮也天能生人而不能教契之教功大矣故篤生其孫孔子不得位而演其教思于無窮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意天之所相豈獨后稷之穡哉昇豈岩王公其學得教吳二先生之傳既廣博而精演明體而達用用咸宜之斯之未信自守益重其居德已

足以善俗矧擴乃父仁齋翁之志力創江東精舍公之於朝以裨教建極焉凡諸生受其教者方且人人修之而吉也受者且然矧施者乎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然則公之施不待汲也天之所以福公以相教思於無窮者豈待祝哉正月既望我公初度諸生為歌詩以侑為壽之觴而端禮序之

壽平章中丞迂軒趙公序

竊觀李鄴侯之言曰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

相造命者亦曰皇極之建自五行以至庶徵各得其叙畀民以五福也五福惟天所畀實自造命者錫之也有造命之君必得造命之相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豈非以其人之難哉今年平章中丞迂軒公以真儒之學居百揆之位弼亮六朝為國元老司憲南臺人見其身備五福而未艾也不知其自天生哲任造命之責者至重也自昔有其人無其位有其位非其人有其人有其位非其時今以公之學居公之位以輔聖明極盛之時

殆不偶然也儒者切用所謂充拓得開以位以育者將于是乎見之江東書院諸生受樂育之恩作歌詩為公壽而鄞程端禮序